

地位危机与衰落大国的回应^{*}

刘博文

【内容提要】衰落大国在特定外部事件冲击下可能遭遇地位危机,即国际社会关于其在相应维度优越排位的集体信念迅速趋于瓦解的危机。在面对地位危机时,衰落大国表现出激烈回应、温和回应和放弃回应等不同回应方式,而既有研究强调的预防性动机、情绪性反应与战略性考虑均难以解释衰落大国回应方式的差异性。本文提出的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认为,国内精英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程度、首要地位否认者的战略姿态是影响衰落大国领导人决策的关键因素。通过对1954—1962年法国回应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比较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分析,以及对1895—1896年英国回应拉丁美洲主导地位危机、1989—1990年苏联回应东欧地区主导地位危机两个辅助案例的相符性检验,本文发现,衰落大国倾向于在国内精英具有共识且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轻视的条件下激烈回应地位危机,在国内精英具有共识且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重视的条件下温和回应地位危机,而在国内精英陷入分裂状态时放弃回应地位危机。相关发现有助于理解衰落大国对外政策选择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能为近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模式提供解释。

【关键词】地位危机 衰落大国 地位捍卫 精英共识 战略姿态

【作者简介】刘博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电子邮箱:liubowen@uibe.edu.cn

一、研究问题

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强势捍卫其大国

*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3&ZD03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的地位和尊严。纵观历史上的衰落大国,其中不乏甘愿承担较高成本和风险来激烈回应国际地位危机的先例,但有些国家的回应方式却只局限于言辞上的抗争,甚至是默默接受地位被显著削弱的“苦涩”,部分国家在回应地位危机时还存在着回应方式的阶段性变化。本文拟探讨这一差异化现象背后的原因,解释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为何迥然不同。

在本文的界定中,衰落大国为相应领域内物质资源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的大国,其衰落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有别于自身资源和能力的衰退,地位危机属于国家在外部事件冲击下遭遇的社会性危机,具体可表述为:受某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际事件影响,国家在特定维度上的不佳表现被凸显出来,致使国际社会对该国在相应维度优越排位的集体信念迅速趋于瓦解的危机。^①例如,英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便已在诸多领域步入相对衰落的轨迹,但英国面临的地位危机主要缘于委内瑞拉危机和布尔战争,它们明显动摇了英国在外界印象中的拉美地区主导地位和军事领域霸主地位。任何国家都可能遭遇地位危机,但地位危机对于衰落大国而言更具挑战性,因为一旦丧失相应的国际地位,衰落大国今后将很难再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地位承认。探究衰落大国对地位危机的回应方式,有助于廓清地位政治研究中的部分思维定势,丰富对于衰落大国对外政策选择多样性的理解,也可为研判衰落大国的行为模式提供启示。

本文在结构上共分四个部分:首先,围绕衰落大国如何回应地位危机的

^① 本文对地位危机的定义主要参考学界对“国际地位”概念的主流界定,参见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 关于对“国际地位”概念界定的讨论,参见 Reinhard Wolf, “Taking Interaction Seriously: Asymmetrical Roles and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Stat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4, 2019, pp. 1186-1211;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he Status of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73, No. 2, 2021, pp. 358-391; Kai He and Huiyun Feng, “Role Status and Status-saving Behaviour in World Politics: the ASEAN C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2, 2022, pp. 363-381; Alex Vandermaas-Peeler, Jelena Subotic and Michael Barnett, “Constructing Victims: Suffering and Status in Modern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0, No. 1, 2024, pp. 171-189; 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49—50页。

问题,对既有研究进行综述;其次,提出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可操作化处理;再次,以1954—1962年的法国为主要案例,以1895—1896年的英国、1989—1990年的苏联为辅助案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文章结论。

二、文献回顾：衰落大国如何回应地位危机

学界关于衰落大国对外政策行为的研究十分丰富,但在衰落大国如何回应地位危机的问题上,既有研究仍存在观点分歧。依据对衰落大国政策制定逻辑的提炼,可将既有文献划分为预防性回应的解释、情绪性回应的解释与战略性回应的解释。

(一) 预防性回应的解释

预防性的逻辑反映了衰落大国基于对未来悲观预期的理性算计,即考虑物质实力对比愈发不利于自身的必然趋势,在尚有能力时尽早采取行动来捍卫国际地位。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与继续扩张和转向收缩相比,尚处于体系主导位置的衰落大国往往更倾向于发动预防性的霸权战争以削弱挑战者,尽可能减少自身的声望损失。^①杰克·列维(Jack S. Levy)明晰了预防性动机的概念,指出衰落大国对竞争对手的强势回应常出于防范现状继续恶化、规避未来不利环境下战争风险的目的。^②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进一步揭示了预防性战争的本质,认为崛起国当下承诺在未来可信度不足的“承诺难题”(commitment problem)限制了衰落国向其妥协的意愿。^③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以更为严谨的实证研究论证了预防性动机在大战起源中的普遍性,发现暂且具有军事优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86-210.

^②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 1987, pp. 82-107.

^③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404-408.

势但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处于衰退期的大国更可能发动战争,或是采取更富挑衅性的行动。^① 尽管有研究表明,政体类型、信息沟通等因素会影响衰落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但相关研究仍然确认了预防性动机的普遍存在。^② 类似逻辑在地位政治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有学者认为衰落大国难以用常规表现赢得尊重,因此急需用激进手段维系来自他国的地位承认。^③

预防性回应的解释充分考虑了时间维度在衰落大国对外决策中的重要性,也与近年来地位政治研究中关于发起冲突容易改善外界地位认知的观点相吻合。^④ 然而,地位危机具有不同于纯粹安全危机的特殊性,身处其中的衰落大国不仅担忧着实力对比的不利走势,更恐惧于国际社会对其杰出特质或优越表现的原本印象的崩塌。如果衰落大国发动战争后暴露的孱弱一面被国际社会关注,即使其安全压力得到缓解,其国际地位也可能遭受更大削弱。另外,强硬好斗姿态对不同议题领域内国际地位的影响有时是截然相反的,即便衰落大国能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军事优越地位或地区主导地位,冲突本身也可能损害衰落大国的国际形象,从而引发其他领域的地位危机。例如,有研究表明,俄罗斯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激烈回应一方面巩固了自身的军事强国地位,另一方面却无益于其在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国际地位。^⑤ 因此,相关解释还需要超越过度聚焦物质实力对比的理性算计,进一步讨论可能抑制衰落大国预防性动机的情境条件。

①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Douglas Lemke, “Investigating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273-292; Jack S. Levy, “Preventive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1, 2008, pp. 1-24; 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 Monteiro, “Known Unknowns: Power Shifts, Uncertaint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1, 2013, pp. 1-31.

③ Andrej Krickovic and Zhang Chang, “Fears of Falling Short Versus Anxieties of Decline: Expla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pproach to Status-Seeking,”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2, 2020, pp. 219-251.

④ 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512-550;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⑤ Pål Røren, “The Belligerent Bear: Russia, Status Orders,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7, No. 4, 2023, pp. 7-49.

(二) 情绪性回应的解释

在地位政治研究中,许多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大国的地位追求和地位捍卫行为视为在特定情形下的情绪化反应。就衰落大国而言,对地位危机的激烈回应被认为是出于缓解焦虑感或摆脱耻辱感的需要。关于焦虑感,都铎·奥内亚(Tudor A. Onea)指出,衰落大国担忧被新兴大国赶超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越明显,则越容易挑起对外冲突。^① 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等发现,类似的地位焦虑还可能缘于从属国对等级体系领导者的质疑,主导大国为化解这种合法性危机往往不惜付出巨额成本。^② 约叔亚·弗里德曼(Joshua Freedman)提出,与本国辉煌历史相比的显著落差也会成为焦虑感的来源,从而催生大国的激进行为。^③ 关于耻辱感,乔斯琳·巴恩哈特(Joslyn Barnhart)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危机后物质实力和政治稳定有所恢复的国家来说,通过强硬外交、抢占殖民地、攻击第三方等行为可以实现愤怒情绪的宣泄,重塑自我信心及他国眼中的大国形象,让地位危机带来的耻辱得以洗刷。^④

^①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以地位焦虑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还可参见曾向红、李宏洲:《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76—113页;姜鹏:《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第83—108页;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70—96页。

^② Paul Musgrave and Daniel H. Nexon, "Defending the Hierarchy from the Moon to the Indian Ocean: Symbolic Capit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3, 2018, pp. 591-626.

^③ Joshua Freedman, "Status Insecurity and Temporality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16, pp. 797-822.

^④ Joslyn Barnhart, "Humiliation and Third-Party Aggression," *World Politics*, Vol. 69, No. 3, 2017, pp. 532-568; Joslyn Barnhart, *The Consequences of Humiliation: Anger and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遵循类似逻辑的研究还可参见 Oded Löwenheim and Gadi Heimann, "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4, 2008, pp. 685-724;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5—155页;周明、李泽:《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的情感动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95—121页。

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耻辱感驱动战争行为的微观机制,认为耻辱感会降低对冲突成本的敏感度、放大潜在地位损失的显示度,致使决策者更容易作出激烈反应。^①类似论断与引入国际关系学科的前景理论相吻合,即国家在损失状态下更容易接受风险。^②

情绪性回应的解释触及了衰落大国在社会性危机下的非理性动机,凸显国家荣誉和尊严在相关决策中的重要性。衰落大国激烈回应地位危机的决策也常常伴随着显著的焦虑感或耻辱感,比如对普法战争失利的耻辱感促使法国醉心于瓜分非洲的狂潮,以彰显其世界大国地位;对乌克兰倒向西方的焦虑感促使俄罗斯推动克里米亚入俄,以巩固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但这种解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决策形成的过程机制尚不清晰,部分研究简单地将国家化约为“社会人”,缺乏容纳领导人情绪、国内民族主义、利益集团偏好等要素的严密因果链条;^③二是情绪与理性的关系尚待斟酌,相关研究往往呈现简单排斥理性主义解释的倾向,忽略了客观条件对于焦虑感或耻辱感能否转化为高成本行动的关键影响。^④例如,在法国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捍卫殖民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对帝国版图分崩离析的焦虑及对奠边府惨败的耻辱记忆均有体现,但法国内部各派势力对此问题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进而导致法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变化。因此,相关解释有必要进一步关注特定情境对衰落大国情绪动机的影响,特别是对其情绪化反应的限制作用。

(三) 战略性回应的解释

从服务长远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一些战略研究为地位危机下的衰落

^① Michael Masterson, “Humil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efere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4, No. 2, 2022, pp. 874-888.

^②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23—125页。

^④ 刘博文:《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126页。

大国开出战略收缩的“药方”。不同于吉尔平关于衰落大国倾向选择霸权战争的论断,保罗·麦克唐纳(Paul K. MacDonald)和约瑟夫·派伦特(Joseph M. Parent)认为历史上的衰落大国经常在出现地位危机后采取战略收缩的手段,并且能够通过战略收缩较为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①为此,国家会出于节约战略资源、控制战略成本的目的,尽量克制对武力的使用,避免用激烈方式回应地位危机。^②至于战略收缩的幅度、节奏及对外形象展示等具体的策略表现,既有研究认为其取决于相对衰落程度、区域战略价值、盟友支持状况、首要威胁紧迫性、自身权威稳固性等因素,这些情境差异在逻辑上可能影响衰落大国究竟选择言辞抗争还是沉默无为。^③根据王梓元的研究,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区域的地位否认容易导致国际冲突,而发生在边缘区域的地位否认虽然会诱发关系紧张,但尚不至于刺激国家做出过于强硬的回应。^④

战略性回应的解释更加重视衰落大国的决策自主性,论证了衰落大国在地位危机下自我抑制预防性动机和情绪化冲动的可能性,并分析了这种回应方式在战略选择上的合理性。^⑤从整体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战略性

^①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7-44.

^② 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97页。

^③ Kyle Haynes, “Decline and Devolution: The Sources of Strategic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3, 2015, pp. 490-502;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38—85页。

^④ 王梓元:《权力转移中的地位承认》,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41—76页。

^⑤ 关于战略收缩的正面效用,参见 Joseph M. Parent and Paul K. MacDonald, “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 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2011; Brandon K. Yoder, “Retrenchment as a Screening Mechanism: Power Shifts, Strategic Withdrawal, and Credible Sig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1, 2019, pp. 130-145.

回应的思维也确实在应然层面契合较多衰落大国的理性外交政策目标。^①不过,从稳定地区秩序、维系联盟信誉、安抚崛起大国等方面考虑,战略收缩也具有一定负面效应,未必被衰落大国视为绝对的理性选择。^②就经验事实而言,衰落大国激烈回应地位危机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为何没有选择战略收缩同样需要解释。例如,面临着殖民大国地位危机,法国深陷阿尔及利亚战争8年之久方才从非洲战略收缩。即便对于那些放弃回应地位危机的衰落大国,其为何会克服预防性动机和情绪化冲动也有待进一步的论证。例如,1894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后,英国高层最初抱有捍卫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的强烈情绪化反应,却很快选择向美国妥协。1989年两德统一进程加速后,苏联高层最初提出了预防不利局势进一步发展的德国中立化方案,却很快主动放弃了对东欧地区主导地位的捍卫。

(四) 小结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于衰落大国在地位危机冲击下的行为选择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理论预期。究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几种理论解释都缺乏对行为选择条件的深度挖掘,忽略了衰落大国动机转化为实际决策的情境性限制因素,以及实际决策偏离最优战略选择的缘由。在国内政治层次,有研究发现国内精英互动可能会塑造崛起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选择,^③因而本文将继续发掘该因素对于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的影响。在国家间互动层次,地位危机意味着衰落大国正在遭遇来自外界的地位否认,但既有研究

^① 关于整体国家利益视角下大国的理性地位目标,参见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宋伟:《国际秩序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119—137页。

^② Stephen G. Brooks,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3, 2012/2013, pp. 7-51; 曹玮、张瀚暘:《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26—60页; 冯雨:《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的“双刃剑”效应》,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3期,第23—44页。

^③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01—130页。

几乎不对地位否认的差异加以甄别。本文将尝试划分地位否认的不同类型,探讨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战略重视与战略轻视两种姿态时的差异化后果,从而为衰落大国的回应方式差异提供解释。

三、衰落大国对地位危机的权变性回应

针对衰落大国如何回应地位危机的问题,基于对预防性回应、情绪性回应和战略性回应等既有解释的反思,本文提出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权变性回应的解释假定衰落大国的领导人会根据国内政治情境、国家间互动情境的现实状况,相对灵活地在激烈回应、温和回应与放弃回应之间进行抉择。本理论解释认为,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主要取决于首要地位否认者对衰落大国的战略姿态和国内精英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程度。

(一) 因变量与自变量

本文旨在解释的因变量是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具体包括激烈回应、温和回应和放弃回应三种类型。关于对三种回应方式的界定,激烈回应指在言辞和行动上均强势地捍卫国际地位;温和回应指在言辞上展现捍卫国际地位的决心,但在行动上并不采取捍卫国际地位的实质性措施;放弃回应指在言辞和行动上均不流露捍卫国际地位的意图。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捍卫国际地位的行动涵盖对否认其地位的国家或弱势的第三方使用武力,以及为此不惜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捍卫国际地位的言辞涵盖对捍卫地位决心的官方宣示,以及对外界地位否认的官方抗争。

表1 地位危机的回应方式及其判定指标

	激烈回应	温和回应	放弃回应
是否对地位否认者或第三方使用武力	√	×	×
是否挑战国际认同度高的规范	√	×	×
是否在言辞上宣示捍卫地位的决心	√	√	×
是否在言辞上抗争外界的地位否认	√	√	×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的自变量共有两个,一是国内精英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程度,二是首要地位否认者对衰落大国的战略姿态。二者分别位于国内政治层次和国家间互动层次,均为衰落大国领导人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在逻辑上,前者的变化主要受衰落大国内政治体制、国内政治事件以及精英自身信念和利益的影响,后者的变化主要受首要地位否认者在与衰落大国互动中的利益、认知、资源和战略规划的影响,二者相互影响有限,可作为独立的自变量。

在国内政治层次,国内精英对衰落大国地位捍卫行为的支持状况是重要的情境条件。传统地位政治研究往往默认国内精英一致支持本国捍卫国际地位,然而这一假定未必符合现实。针对各个特定的议题领域,国内精英既有可能形成支持本国地位捍卫行为的高度共识,也有可能因为反对地位捍卫行为的团体的存在而陷于分裂。^①由于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鼓舞民众的强大作用,无论倾向支持抑或反对捍卫国家地位的行为,精英团体都倾向将自身主张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紧密结合,从而在开展战略叙事和战略动员时争取更多民众的认同和参与。^②而在对立派别的相互论辩和竞争中,精英团体很可能将对方的政策主张斥为损害国家荣誉和侮辱国家尊严,甚至将国家遭遇的地位危机归罪给对方,通过去合法化、政策否决等手段削弱对方的社会舆论基础及其在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③因此,在国家领导人权衡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时,精英共识与精英分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内政治情境条件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在国家间互动层次,尽管外界的地位否认是衰落大国在地位危机中面临的恒定情境,但地位否认给衰落大国带来的压力却存在显著差异。否定

^① 关于在地位政治研究中细分议题领域的必要性,参见 Pål Røren, “The Belligerent Bear: Russia, Status Orders,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7, No. 4, 2023, pp. 7-49; 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08—109页。

^② 有研究表明,对于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外交决策,包括总统顾问、立法机构议员、军队高级官员等在内的国内精英而非国内民众具有对领导人的更大影响力,参见 Elizabeth N. Saunders, *The Insiders' Game: How Elites Make War and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③ 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第108—109页。

衰落大国地位的主体既可能是有敌意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有较强约束力的盟友,还可能是挑战其权威的小国。^① 其中,最有意图和能力阻止衰落大国捍卫地位的大国可称为首要地位否认者,因其高于或接近衰落大国的国家实力或国际动员能力,成为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时最为关注的互动对象。鉴于议题领域内的衰落趋势,衰落大国在与首要地位否认者的物质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比上将愈发陷于劣势,可视为相对恒定的常量。所以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姿态,即其削弱衰落大国地位的坚决程度和急迫程度应为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将地位否认行为划分为战略重视型的地位否认与战略轻视型的地位否认。战略重视型的地位否认是指,首要地位否认者将衰落大国的现有国际地位视为自身对外战略实施的重大阻碍,愿意用充足的战略资源和政策工具来削弱衰落大国的现有国际地位。战略轻视型的地位否认是指,首要地位否认者虽然出于国家利益或价值观念的考虑,正在推行旨在削弱衰落大国地位的政策,但并不急于为此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而是在坐观其日渐衰落中渔翁得利。从衰落大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战略重视还是战略轻视姿态是事关决策的关键变量,会影响其关于地位捍卫成本的判断,进而影响衰落大国对地位危机的回应方式。

本文确定以下规则和指标,以对自变量进行操作化处理。在区别精英共识与精英分裂时,关键指标为衰落大国内部是否存在具有一致观念偏好、能够开展集体行动、占据政策否决位置的反对捍卫本国在该领域国际地位的精英群体,若存在则判定为精英分裂状态,若不存在则判定为精英共识状态。^②

^① Alex Yu-Ting Lin, “Contestation from Below: Status and Revisionism in Hierarch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3, 2024, <https://doi.org/10.1093/isq/sqae092>, 访问时间:2024年8月23日。

^② 本文对精英共识程度的可操作化处理更侧重于国内精英互动的结果,而非导致精英共识或精英分裂的原因。精英共识或分裂受议题领域性质、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思潮演变及外生事件冲击等复杂因素影响,本文并不致力于分析衰落大国精英共识程度的演变机制,而是主要研究精英互动的阶段性结果如何塑造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严格来看,精英共识必然有程度差异,但本文还是将其作为二元变量,即只有精英共识与精英分裂两个取值。这是因为,只要存在足以影响衰落大国决策的反对捍卫相应地位的精英群体,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领导人对于地位危机背景下国内政治风险的评估。

在区别战略重视与战略轻视姿态时,关键指标为首要地位否认者是否在战略评估中将衰落大国的现有国际地位视为当下对外战略实施的重大阻碍,并在战略实施中积极运用大量战略资源和有力政策工具,尽快实质性地削弱衰落大国的现有国际地位,若答案为是则判定为战略重视姿态,若答案为否则判定为战略轻视姿态。将对方地位视为自身对外战略实施阻碍的具体表现包括:在官方战略性文件报告中明确论述催使对方放弃相应地位的必要性、在领导人公开讲话或双边战略沟通中明确要求对方放弃相应地位。削弱他国地位的政策工具不仅局限于武力使用、强制外交等惩罚性手段,还包括积极运用利益交换、劝说诱导等方式促使对方主动放弃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①

(二) 核心假设与竞争性假设

以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为因变量,以国内精英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程度、首要地位否认者对衰落大国的战略姿态为自变量,在其他因素给定的前提下,本文构建的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包含三项核心假设,分别对应衰落大国领导人决策的三种情境,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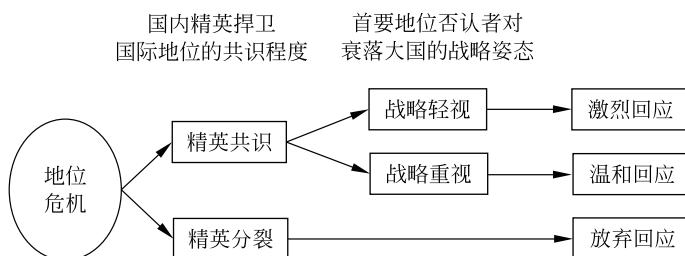


图1 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

假设1: 当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国际地位的问题上处于精英共识状态时,如果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有战略轻视姿态,衰落大国将更倾向于激烈回应地位危机。

^① 成功的强制外交经常需要一定的建设性诱导,参见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U. 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1; 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3.

假设 2：当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国际地位的问题上处于精英共识状态时,如果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有战略重视姿态,衰落大国将更倾向于温和回应地位危机。

假设 3：当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国际地位的问题上处于精英分裂状态时,无论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有何种战略姿态,衰落大国都更倾向于放弃回应地位危机。

在第一种情境中,全体精英都坚信捍卫国际地位的必要性,并通过叙事和动员将地位捍卫塑造为国内民众热烈期盼的目标。^①出于巩固执政合法性的考虑,领导人势必要表现出捍卫地位的决心。^②首要地位否认者的战略轻视姿态则为衰落大国的激烈回应创造了机会窗口,使其地位捍卫行为面临的风险和代价相对可控,通过制造国际冲突重新博取国际社会地位承认的机会相对较大,进而可能使领导人赢得更多的国内政治支持。因而,衰落大国更有可能在国内精英存在共识、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轻视的背景下选择激烈回应地位危机。

在第二种情境中,精英共识同样塑造了必须捍卫国际地位的国内舆论氛围,使领导人势必要摆出捍卫地位的姿态。但首要地位否认者的战略重视姿态会给衰落大国的激烈回应带来巨大风险和代价,可能让衰落大国不仅无法度过地位危机,反而因外界打击而更大程度地暴露自身的孱弱,导致进一步丧失国际地位的灾难性后果。相对而言,领导人通过强硬表态而谨慎行动的方式温和回应地位危机,既能够适当安抚国内大众情绪,也可以避免地位捍卫受挫带来的负面国内政治后果。^③因而,衰落大国更有可能在国

^① 国内民众是国家的地位展示行为的重要观众,参见 Xiaoyu Pu,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关于国内执政合法性对于领导人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参见 Alex Mintz,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3-13; Brandon J. Kinne, “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 6, No. 1, 2005, pp. 114-128.

^③ Ziyuan Wa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Status Competition: Leaders, Status Tradeoffs, and Beijing’s Vietnam Policy, 1949—1965,”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4, 2021, pp. 554-586.

内精英存在共识、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重视的背景下选择温和回应地位危机。

在第三种情境中,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国际地位的问题上陷入分裂,地位危机成为反对捍卫地位者攻击支持捍卫地位者的事由和论据。在前者的叙事中,正是后者的激进政策主张引起外界敌视、导致地位危机并危害国家利益和荣誉,摒弃这种政策才是避免陷入更大危机的出路。^①此时,如何捍卫国际地位已不是领导人的首要关切,如何在国内政治博弈中避免成为地位危机的“替罪羊”才是优先事项,因而领导人会尽可能拉开自身与支持捍卫地位者的政策距离,甚至主动将酿成地位危机的责任归于这部分精英团体对国家政策的裹挟。因而,无论首要地位否认者持有何种战略姿态,衰落大国都更有可能在国内精英分裂的背景下放弃回应地位危机。

如表2所示,与前文提炼的预防性回应、情绪性回应和战略性回应等既有理论解释相比,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在理论预期和因果机制上都存在着鲜明差异。下文的实证检验一方面旨在证明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还试图展现预防性回应、情绪性回应和战略性回应等理论解释的不足。

表2 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四种理论解释的对比

解释框架	解释变量	因果机制	理论预期
预防性回应	国家实力衰落趋势	预防地位持续衰落	偏向激烈回应
情绪性回应	焦虑或羞耻情绪	缓解焦虑羞耻情绪	偏向激烈回应
战略性回应	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度	维护长远核心利益	偏向放弃回应
权变性回应	国内精英的共识程度、地位否认的战略姿态	根据国内和国际政治风险灵活权变	视具体条件而定

数据来源:笔者自制。

(三) 实证检验方案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在案例分析策略

^① Steven Ward, “Decline and Disintegration: National Status Loss and Domestic Conflict in Post-Disaster Sp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4, 2022, pp. 91-129.

上,选取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覆盖上文所列三种情境的衰落大国作为分析对象,根据不同时间阶段将其划分为三个子案例,构成一组历时性的最大相似案例,通过求异比较验证导致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变化的原因。在案例分析过程中,主要采取过程追踪的方法,重点在于挖掘衰落大国领导人决策的过程,验证核心假设的因果机制。此外,选取辅助案例并运用相符性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弥补历时性案例比较的外部有效性不足的方法缺陷,同时证明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相对于既有理论解释的优势。

本文的案例遴选范围为 1860 年至今的大国,且必须满足处于某个议题领域内的资源和影响力衰退期、正在遭遇该议题维度上的地位危机、部分国家决策者在危机发生前仍然致力于维持相应国际地位这三项前提条件。基于上述标准,本文将法国对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回应作为主要案例,将英国对拉丁美洲主导地位危机的回应、苏联对东欧地区主导地位的回应作为辅助案例。

选择法国(1954—1962 年)为主要案例的理由在于:其一,在长期深陷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背景下,法国对于地位危机的回应方式呈现出从激烈回应到温和回应,再到放弃回应的明显变化,覆盖了核心假设对应的全部情境,以此为案例便于对理论假设进行充分检验。其二,在该时段内,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衰落趋势、法国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国际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规范、法国面临的地位危机性质、否认其国际地位的主要行为体、法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即便是前期更换频繁的国家领导人也在 1958 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保持不变,各阶段的子案例可构成最大相似案例,适合进行求异比较。其三,法国面临的殖民大国地位危机并不直接涉及其在冷战背景下的核心国家利益,且法国决策者的预防性思维和社会层面的情绪性反应均有展现,同时属于预防性回应、情绪性回应和战略性回应这三项竞争性假设理应容易解释的案例,故而案例可以用于检验核心假设相对于潜在竞争性假设的解释力。

选择英国(1895—1896 年)和苏联(1989—1990 年)为辅助案例的理由在于:一方面,主要案例中的法国在地位危机初期采取了激烈回应方式,符合情绪性回应与预防性回应的理论预期,难以证明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在地位危机初期这种情境限定下相对于二者的优势。而英国和苏联案例中的决策者在地位危机之初分别有明显的情绪性反应和预防性思维,却很快选

择了放弃回应地位危机,由此可说明这两种潜在竞争性解释的不足。另一方面,两个辅助案例与主要案例在时空背景、议题性质、政体类型等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可构成最大差异案例,便于通过求同比较来证明核心假设解释力的一般性。图2展示了案例检验部分的基本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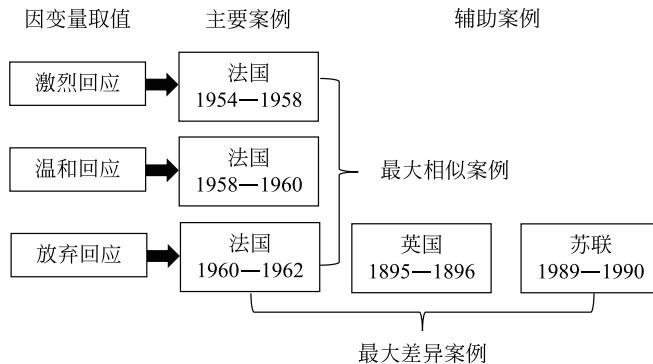


图2 案例检验的基本思路

四、案例检验

根据法国案例在因变量上的变化,即法国对于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回应方式的变化,将其划分为1954—1958年、1958—1960年、1960—1962年三个阶段,作为比较案例研究的三个子案例。下文对主要案例的分析将首先介绍二战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相对衰落背景及其遭遇的殖民大国地位危机,其次分别对三个阶段内法国决策者在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下的政策选择进行过程追踪,最后阐述案例间比较的结果。此外,基于拉丁美洲主导地位危机下的英国、东欧地区主导地位危机下的苏联这两个辅助案例,通过相符合性检验评估核心假设相对于竞争性假设的解释力,展现核心假设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一般性。

(一) 法国的相对衰落与殖民大国地位危机

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流大国,法国在几个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都扮演过意义非凡的角色。然而,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大国俱乐部

中的相对实力江河日下,1945年光复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早已褪去昔日荣光,在多个领域成为了典型的衰落大国,其中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颓势尤为明显。^①

早在17世纪,法国就揭开海外殖民的大幕,开始构筑庞大殖民帝国的根基。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后,经济发展的旺盛需求驱使法国加快殖民扩张的节奏,陆续将东南亚、北部非洲、中部非洲、南太平洋等地区的广袤领土纳入其帝国版图,在鼎盛时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巨型殖民帝国。二战后,即便非殖民化思潮和民族独立运动愈加磅礴地兴起,法国依然不愿轻易舍弃其海外殖民地。在法国社会的主流认知中,曾经拥有的广阔殖民地是法国老牌帝国的最后象征,捍卫不断松动的殖民大国地位则是让其重新焕发大国荣光的必由之路。1944年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领导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持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决议强调殖民地永远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法国绝不允许其殖民地彻底实现自治。^②于1946年10月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通过宪法的形式,正式宣布旧时殖民地为法国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都是法兰西联邦的组成部分。故而,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地位目标可表述为:在世界性的非殖民化思潮和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冲击下,巩固和强化法国作为宗主国的支配权,确保和固化法国本土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与海外殖民地的支配—服从关系等级制,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法国对其海外殖民地的合法统治。

对法国殖民大国地位的打击来源于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的思潮,宣扬和推动这两种思潮的国际行为体正是法国面对的地位否认者。一部分地位否认者是名义上隶属于法国的各个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另一部分地位否认者是在战后世界秩序构建中大力倡导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的主要大国,后者的代表便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自提出威尔逊主义以来,长期将自身塑造为区别于传统帝国的正义化身,二战后更是公开宣扬自身

^① 遵循前文对衰落大国的界定方式,案例部分主要是在殖民地问题上将法国视为衰落大国,这并不意味法国在所有议题领域均为典型的衰落大国。比如,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法国如何在二战后重新确立起政治领域内的大国地位,参见 Gadi Heimann,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Great Power: The Story of France Joining the Big F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2015, pp. 185-206.

^②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页。

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苏联在建国之初就由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思想,将殖民统治视为罪恶的帝国主义行径,在二战后更是扮演着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美苏之间逐渐升级的冷战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的立场,因为它们都希望赢取更多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支持,并防止其倒向对方阵营。相较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苏联,美法联盟关系使得美国态度影响法国的程度更深,因此本文视美国为法国殖民大国地位的首要地位否认者。

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展了捍卫殖民大国地位的军事行动,重兵投入越南战场,谋求颠覆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所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美国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出于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虽在公开场合声称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秉持中立原则,但一直通过秘密援助来帮助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主权。^①然而,法国的军事表现十分糟糕,战场形势朝不利于法军的方向急转直下。为扭转越南战场的不利局面,法国远征军空降部队于1953年11月抢占越南北部重镇奠边府,企图以此为据点展开反攻。不料,仅在短短四个月后,越盟军队就对奠边府构成四面合围之势。

1954年4月4日深夜,法国部长会议主席拉尼埃(Joseph Laniel)、外交部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国防部长普利文(René Pleven)等内阁高官一致决定,请求美国迅速给予奠边府受困法军以空中火力支援。^②他们预估美国不介入战事必将导致奠边府的陷落,而决定性的战役失败会给法国国内民众造成剧烈心理冲击,甚至导致本届法国内阁的解散。^③可是,美国政

^① 刘东明:《杜鲁门政府与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重建(1945—1949)》,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8—49页。

^②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 (Dill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5,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 Vol. XIII, Indochin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1/d691>, 访问时间:2024年3月5日。

^③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 (Dill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7,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II, Indochin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1/d712>, 访问时间:2024年3月5日;“The Ambassador in France (Dill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6,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II, Indochin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2/d805>, 访问时间:2024年3月5日。

府表示由于无法争取到美国国会及英国政府的同意,向法国提供迅速的海军和空军支持缺乏可行性。艾森豪威尔将酿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归咎于法国一方,认为正是因为法国政府不听从美国建议,拒不将印度支那战争定性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国际战争,拒不承诺赋予越南人民自由,才导致美国无法为介入战争寻找道义理由和国际支持。^①

1954年5月,越盟部队发动最后总攻,共计歼灭法军1.6万余人,俘获法军1.5万余人,法军司令部和参谋部的众多高级将领向越军投降,奠边府战役以越军大捷、法军惨败而告终。随后被迫回到谈判桌前的法国再无精力继续作战,不得不彻底退出印度支那战争,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地位。奠边府惨败的负面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法国的实际军事损失,它向整个世界暴露了二战后法国的军事羸弱和权威流失,极大鼓励了各殖民地反抗法国资宗主国地位的民族独立运动,标志着法国正陷入一场空前严峻的地位危机。^② 法国也由孤立无援的奠边府惨败认识到,美国对自身殖民战争的支持仅限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实际上并不愿为法国视殖民地为法兰西领土组成部分的基本立场背书。

(二) 法国激烈回应地位危机阶段(1954—1958年)

恰在此时,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给其宗主国法国带来了又一次地位挑战。1954年11月1日,对法国改革方案和效果极度不满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们宣布成立“民族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FLN),改用武装斗争的途径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真正独立和解放。武装斗争很快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当地武装组织选择加入民族解放阵线,战火在1955—1956年间就已经遍布阿尔及利亚境内多数地区。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的独立运动代

^① “The President to Captain E. E. Hazlett, Jr., USN (ret.),” April 27,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II, Indochin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2/d814>, 访问时间:2024年3月5日。

^② “Consequences within Indochina of the Fall of Dien Bien Phu,” March 5, 1954, FOIA, the Vietnam Collection,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1166372.pdf,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表与亚非各国领导人密切联络,大会也通过决议号召世界人民支持马格里布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苏联、印度及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投票支持下,1955年9月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以28票赞成、27票反对的结果将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①

因阿尔及利亚问题陷入愈加严重的地位危机后,法国政府面对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愈加高涨。拉尼埃内阁迫于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在1954年6月解散,后续法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灵活性更加受限。不同于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精英和大众心中具有远为重要的情感意义,阿尔及利亚不仅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更有多达150万法国白人常年定居于此,这使得整个法国的社会民意基础都倾向于反对政府向北非民族主义者妥协。^②奠边府战役的阴影让法国政府和军方在捍卫宗主国地位时的软弱形象挥之不去,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处置就成为国内大众眼中法国能否守护老牌帝国荣誉的试金石。^③继拉尼埃之后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对此强硬表态称,面对叛乱和暴动绝不能有丝毫姑息,任何一届法国政府和议会都不会向分裂国家的行径让步。可就在不久后的1955年2月,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因为未能处理好突尼斯问题,被党内外精英指责恶化了阿尔及利亚局势,无奈辞职,同属激进社会党的富尔(Edgar Faure)上台组阁。新内阁组建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迅速增至20万人。同时,身为戴高乐派精英的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公开宣布,法国政府决定让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实现合并,以整合为一个政治实体,除了保持民族和宗教传统外,阿尔及利亚在其他方面将完全等同于法国的一个省。可是,这个体现鹰派立场的方案还是在议会讨论中遭到了广泛批评,许多精英表示无意与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者”推

① 房建国:《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② “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5436/1, October 18,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 Africa and South Asi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1p1/d59>,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③ Tony Smith, *The French Stake in Algeria, 1954—196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进合并事宜。^①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继续升级暴力活动,甚至威胁会杀害参加1956年大选的阿尔及利亚当地官员,让充盈法国国民议会的愤怒感更为强烈。而且,法国精英层不只是对北非民族独立运动感到愤恨,还对盟友美国的暧昧态度心怀不满,放任反美主义情绪在法国社会酝酿发酵。富尔当面向美国驻法大使狄龙(C. Douglas Dillon)质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还指出美国石油公司和劳工团体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帮助和同情严重侵害法国利益。^② 狄龙在1956年3月2日发送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强调,由于美国官方从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公开表达对法国处境的同情与对法国地位的认可,法国主流社会舆论越来越多地相信美国正在奉行将法国从非洲大陆驱逐的政策,反美民族主义浪潮节节升高。^③ 1957年11月,美国不顾法国关于突尼斯可能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输送武器的警告,决定联合英国向突尼斯出售军火,遭到了法国政府和议会更激烈的抗议。^④

透过从越南战争后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初期的法美互动,不难窥见美国反对法国继续捍卫殖民大国地位的态度。不过,美国暂时未在公开的官方表态中流露对法国做法的批评,也并未将法国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视为自身对外战略的阻碍,整体上还是保持着对法国举动的战略轻视,这使得法国强硬军事行动面对的外部阻力相对有限。因而,即便一直遭受着国际舆论的谴责,法国连续几届政府仍然在国内政治压力驱动下不断升级阿尔

① 房建国:《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第85—89页。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at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Ministerial Meet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9,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VII, 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7/d7>,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VIII, Afric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18/d31>,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2,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VIII, Afric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18/d284>,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及利亚战争的烈度,甚至在军事行动中无视尊重主权和保护平民的基本原则。

1956年2月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摩勒(Guy Mollet)原本认为可尝试与民族解放运动谈判,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也很快转向强势政策,大举向阿尔及利亚战场增派部队,至1956年4月总兵力已达40万人,驻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15万法军也随时待命。^①待到1957年6月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执政后,法国更是在阿尔及利亚耗费巨资铸就了所谓“莫里斯防线”,几乎实现对民族解放阵线活动区域的彻底封锁。1958年2月8日,法国空军对阿突边境突尼斯一侧的萨基埃特村进行了狂轰滥炸,悍然侵犯已于1956年取得独立的突尼斯的领土和主权,并在这个据称是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据点的村庄造成了包括21名儿童在内的69名平民的身亡,史称“萨基埃特事件”。至此,法国在北非战场不计代价的投入非但未能实现战争目标,还诱发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内政和外交上的双重危机。

(三) 法国温和回应地位危机阶段(1958—1960年)

萨基埃特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法国承受的国际道义指责已经不只来源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新兴独立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主要西方盟国也对法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为了规避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法国和突尼斯外交争端时的难堪处境,美国政府尽力斡旋法突冲突,希望法国能承诺从突尼斯境内的多个军事基地撤出部队,并放弃对法突边境实施国际共管的要求。但法国加亚尔(Félix Gaillard)政府断然拒绝美国提议,也无视美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劝告。终于,对法国固执态度积怨已久的美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一再迁就,转为向法国施压以促其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1958年4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写给法国总理加亚尔的亲笔信中直言,法国不应依靠强行改变北非当地人民意志的办法来获取影响力,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自我选择发展道路,当下法国在北非的军事行动已经侵

^① 房建国:《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第90—92页。

害到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未来前景。^① 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在本已动荡的法国政局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法国议会对加亚尔内阁屈从美国压力的猛烈攻击,加亚尔被迫辞职,法国再度陷入政府组阁危机。^②

在新一届内阁延宕多日依然难产的情势下,在阿尔及利亚前线作战的法国军方愈发对政局的不确定走向感到不安。他们生怕下届法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而开启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要求新任领导人务必保证将阿尔及利亚战争进行到底。1958年5月上旬,有消息流露持有温和立场的弗林姆兰(Pierre Pflimlin)有望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军方立即表示强烈反对。5月13日,在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殖民主义支持者和政治精英中的戴高乐派的联合密谋下,一场军事政变在阿尔及尔发生,他们另立所谓“公共安全委员会”,要求富有威望的开国功勋戴高乐重掌法国最高权力,否则将对巴黎发动军事进攻。于是,在第四共和国风雨飘摇之际,法国各派势力都将期待目光投向了蓄势已久的戴高乐,皮杜尔、摩勒、普利文、苏斯戴尔、弗林姆兰等分属不同政党和派别的政坛大佬纷纷表态支持戴高乐复出。^③ 众望所归之下,戴高乐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复出,并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58年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戴高乐就任在新宪法中拥有更集中权力的法国总统。这段国内政治演变过程表明,法国精英在捍卫殖民大国地位问题上仍存在高度共识,只有确保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领导人才能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拥护。

刚刚重新上台的戴高乐深知,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便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国民期待。其在野期间,背后的众多支持者形成了非正式的戴高乐派精英团体,不断为戴高乐再度出山而鼓噪舆论。他们抓住法国政局混乱、政府脆弱的第四共和国体制弊病,宣扬唯有戴高乐方能保卫永远属

^①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Vol. XIII,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387>,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2日。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6, 1958, FRUS, 1958—1960, Vol. VII, Western Europ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07p2/d5>,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2日。

^③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编译组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5页。

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在1958年政治危机中,正是部分戴高乐派成员利用在国防部和军队的关系网络积极活动,才让法军高层深信戴高乐能够在执政后对民族解放阵线实施更严厉的军事镇压,从而为戴高乐上台铺平道路。^①如此一来,戴高乐虽然在执掌政权初期尽力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不透露明确政策目标,也曾提及与民族解放运动谈判的可能性,但由于政策操作空间受限,他最初的实际决策还是接近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解决方针。1958—1959年间,法国在巩固“莫里斯防线”的基础上,又在阿尔及利亚靠摩洛哥边境一侧修筑了“夏尔防线”,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展开大规模的扫荡。^②

然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承受着日益沉重的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战略姿态的转变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埃及开罗成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步入争取国际承认的阶段。美国社会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呼吁和帮助大幅增多,法国方面称流向民族解放阵线的美国民间援助已达330万美元。^③在多边场合,法国遭遇的国际道义谴责从未停歇。1958年12月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所讨论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使用了“冲突双方”一词,法国以其错误地将阿临时政府与法国政府相提并论为理由,拒绝参与会议辩论。虽然提案未获通过,但法国对美国投下弃权票而非否决票的行为极为恼火,认为美国的消极中立显示着对法国的背弃。^④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北非政策也的

① 房建国:《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第162—163页。

② Christopher Griffi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nd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Plan Challe in Algeria, 1959—1960,”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3, 2010, pp. 555-589.

③ “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osts,” September 22, 1958,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282>,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2日。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December 14, 1958,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285>,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2日。

确做出了重大调整,其与亲近民族解放阵线的突尼斯不断加深联系,并以此为中间渠道同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保持沟通。^① 总体来看,在制定北非相关政策时,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由维护美法良好盟友关系转变为保证马格里布地区倒向西方阵营。可见,美国开始将法国的殖民大国地位视为自身战略的阻碍,认为法国的一意孤行极不利于美国与苏联在北非乃至广大第三世界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戴高乐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单纯的武力镇压绝非解决问题的全部手段,合适条件下的外交接触和谈判无论对于缓解国际舆论压力,还是对于探索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之道,都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于是,在 1959 年 9 月 16 日的电视讲话中,戴高乐宣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在法国支持下的有限自治或者实现法国化才是阿尔及利亚的美好出路,而选择从法国分离出去极可能让阿尔及利亚陷入混乱和灾难。^② 这标志着,法国正在告别一味依靠武力的对阿政策,其对地位危机的回应渐趋温和化。

(四) 法国放弃回应地位危机阶段(1960—1962 年)

就在戴高乐调整自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以来的强硬政策之际,法国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殖民大国地位问题上逐渐走向分化,曾经对此空前一致的国内政治舆论越来越呈现出极化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目睹着资金消耗和人员伤亡的与日俱增,许多法国精英开始质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意义所在,反战主义思潮迅速在法国社会弥漫开来。另一方面,法国驻阿军方和极端殖民主义者对戴高乐日益失望。他们原本期望戴高乐能够以强硬手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Berry)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5, 1958,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396>,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22 日。

^②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299>,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22 日。

腕扭转法国历届政府的“软弱”表现,抵制住国际社会的猛烈抨击,彻底用武力粉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戴高乐从政治现实出发的北非政策并不符合这一群体的预期。先前的过高期待致使他们无法接受戴高乐的政策转变,痛感他们的集团利益连同法国的北非领土一起遭受了背叛。^① 同时,戴高乐派精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苏斯戴尔等与法国军方关系紧密的政治家渐渐与后者形成合力,共同反对戴高乐的政策主张。时至1960年后,法国的殖民大国地位已不再是国民集体认同的目标,而是由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法国殖民主义者、部分原戴高乐派精英等力量所极力追逐的集团利益或派别信仰。

法国的精英分裂状态在此后不断加剧,军方高层对戴高乐的不满愈发公开化,并采取十分激进的手段动员民众向总统施加压力。1960年1月24日,以戴高乐撤换在媒体采访中抨击其政策的马絮(Jacque Massu)将军为导火索,在极端殖民主义精英群体的鼓动和带领下,阿尔及利亚多地爆发示威游行和暴动骚乱,甚至扬言要“绞死戴高乐”。^② 不久,戴高乐的长期政治盟友苏斯戴尔也与其分道扬镳,还宣称假如法国政府放弃北非,他们就可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自己的政府。不过,与军方和殖民主义者的利益集团威胁相比,戴高乐面对的最主要国内政治压力还是来自民众基础更加广泛的反战运动。在这部分精英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将国家深陷阿尔及利亚泥潭的糟糕处境归咎于军队和殖民地的好战分子。1960年2月5日,作为社会党机关报的《人民报》首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语汇,正式公开宣告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温和立场。此外,法国工会组织发起了上千万工人参加的大范围反战罢工行动,法国学生联合会也举办了号召政府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倡议活动。1960年9月6日,法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121名左翼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将阿尔及利亚人民摧毁殖民体系的努力视为追求自由的正义事业,号召法国人民拒绝参军前往北非战场,停止针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军事行动。^③

^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October 28, 1959, FOIA, Current/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Collection,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ENTRAL%20INTELLIGENCE%20BULL%5B15787624%5D.pdf>,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2日。

^②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80—81页。

^③ 陈晓红:《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4页。

早在戴高乐发表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自决权利的讲话后,美国政府便预判到戴高乐将面临来自极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因此筹划积极推动戴高乐更进一步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展开谈判,引导法国尽快放弃对殖民大国地位的执念。^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5911/1 号文件明确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北非地区的“扩张”、增进北非人民与“自由世界”的联系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为此需要抓住一切值得利用的机会,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促成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② 在法国国内局势动荡之际,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与艾森豪威尔商议,由总统向戴高乐发出信函,在信中极力赞赏戴高乐敢于擘画富有前瞻性的阿尔及利亚新政策的勇气。戴高乐随后回信,向美国能够在其身处危机之时展现友好态度和鼎力支持致以谢意。^③

在殖民主义与和平主义相互冲突的双向压力之间,戴高乐最终选择了向后者倾斜,美国给予的压力和诱导则使这一政策倾向很快得以落实。1960 年 11 月,戴高乐在电视讲话中首次表示,未来的阿尔及利亚可由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我治理。随后,法国外交部也解释称,这意味着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能够得到法国承认。^④ 接下来的 1961 年初,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完成了两次秘密接触,并决定在 1961 年 4 月举行正式的实质性谈判。不甘就此放弃殖民大国荣光的部分法国驻军和殖民主义者决定殊死一搏,以法军高级将领夏尔(Maurice Challe)、萨朗(Raoul

^①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299>,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27 日。

^②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911/1, November 4, 1959,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268>,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27 日。

^③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XI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3/d307>,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27 日。

^④ “France and Algeria,” November 6, 1960, FOIA, General CIA Records,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79R00890A001300020007-4.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 日。

Salan)、泽勒(Andre Zeller)、儒奥(Edmond Jouhaud)等四人为领导者,旨在以极端手段捍卫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秘密军组织”(Secret Army Organization,简称 OAS)于 1961 年 2 月成立。1961 年 4 月 22 日凌晨,秘密军组织突然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多位法国政府高官,宣称其已接管阿尔及利亚全境,并誓言阿尔及利亚必将永远属于法兰西。^① 戴高乐于次日作出迅速反应,在面向全国观众的演讲中痛斥叛军的政变行为,将法国的地位下降和声誉受损全部归因于政变团体的所作所为。他讲道:“叛军首领和他们的团伙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在狂热的驱使下用扭曲的眼光看待国家和世界,他们的行为正在把法国引向灾难。”^②

戴高乐的演说契合厌倦战争的大众心理,通过给政变集团贴上侵害大国地位和民族荣誉的标签,更在叙事之争中赢得了法国民心,让秘密军组织的国内政治支持丧失殆尽。很快,军队叛乱被有效遏制,随着夏尔和泽勒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萨朗和儒奥被缺席判处死刑,戴高乐得以腾出精力继续推进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谈判。但秘密军组织的抵抗并未中止,甚至连前法国领导人皮杜尔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秘密军组织转入地下,制造了许多起恐怖活动,还针对戴高乐本人实施了多起暗杀。这种国内情形也逼使戴高乐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出他的新非洲政策,让法国彻底与老牌殖民帝国形象切割,以一种全新形式延续其在前殖民地地区的影响力。

经过多轮谈判,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 1962 年 3 月 18 日签订《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长达 8 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当年 7 月 3 日,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根据协议,法国继续租借阿境内多处军事基地,阿尔及利亚继续使用法郎货币,法国公司保留勘探和开采石油的优先权利。类似地,其他法属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法国也与大部分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联系。^③ 在历经对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激烈回应和温和回应后,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终还是选择顺应非殖民化浪潮,放弃回应殖民帝国版图土崩瓦解的地位危机,以更灵

^①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 107—108 页。

^② 同上,第 109 页。

^③ “French-Algerian Relations,” April 7, 1965, FOIA, General CIA Records,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79T00472A000700020021-7.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 日。

活的方法尽可能保持在非洲的影响力。

（五）对主要案例的总结

通过对法国回应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方式的案例比较与过程追踪，权变性回应解释框架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可以得到有效验证。由案例比较可见，法国自奠边府惨败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之后便一直深陷殖民大国地位危机，但其回应地位危机的方式发生了从激烈回应到温和回应，再到放弃回应的明显转变。纵观三段历史时期，法国维持海外殖民统治的能力一直处于衰退进程，长期面临非殖民化和民族独立浪潮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始终处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并因此与首要地位否认者美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不对称同盟关系，将欧洲安全问题视为自身首要安全关切，更多地出于荣誉动机而非安全或利益动机追求殖民大国地位的存续。上述因素基本可视作常量，故而无法解释法国对地位危机回应方式的转变。不同时期的差异在于，1954—1958 年间的法国处于具有国内精英共识、受到美国战略轻视型地位否认的情境，1958—1960 年间的法国处于具有国内精英共识、受到美国战略重视型地位否认的情境，1960—1962 年间的法国处于陷入国内精英分裂、受到美国战略重视型地位否认的情境。所以，可推断国内精英捍卫殖民大国地位的共识程度、美国对待法国的战略姿态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法国回应地位危机的差异化选择。

由过程追踪可见，精英的共识程度与美国的战略姿态共同塑造了法国在地位危机下的不同决策情境，影响着领导人对于稳固自身执政地位及捍卫法国国际地位的潜在风险和收益的评估，进而导致了领导人在激烈回应、温和回应和放弃回应这三类政策选项间的权变式抉择。在 1954—1958 年间，法国各派精英均拥护强硬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此问题上表现软弱会使决策层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美国的暧昧态度一方面让法国领导人甚为不满，另一方面也使法国升级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举动缺乏有力的国际制约，因此拉尼埃、孟戴斯—弗朗斯、富尔、摩勒、布尔热—莫努里和加亚尔等多届政府全部选择了激烈回应地位危机。在 1958—1960 年间，分属各派势力的法国政治精英一致拥护戴高乐复出执政，戴高乐在万众期待下展现出重拾法国旧日荣光的决心，绝不允许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但美国出于冷战需

要开始向法国施加强大压力,使得戴高乐在重新评估政策风险后转向了外交谈判的道路,温和回应成为法国在地位危机面前的现实选择。在1960—1962年间,法国精英内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呈现出殖民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大分裂,以部分法军高层为首的强硬派成立“秘密军组织”并图谋颠覆戴高乐政府,法国主流社会则将国家荣誉的受损归咎于前者激进的殖民战争政策,戴高乐由此更加旗帜鲜明地站在和平主义者一方,并在美国的战略压力和政策鼓励下推出了法国的新非洲政策,从此放弃了对于殖民大国地位的捍卫。

同时,法国案例也可以对潜在竞争性假设的解释力进行检验。运用相符性检验的方法,发现预防性回应、情绪性回应和战略性回应这三种解释的理论预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案例事实产生矛盾,说明其解释力要弱于权变性回应假设的解释力。关于预防性回应的竞争性解释,1954—1958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相符,1958—1962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不符,表明预防性回应的解释低估了实力对比趋势以外的因素在理性决策中的权重,难以解释衰落大国在许多情形下选择温和回应或放弃回应地位危机的现象。关于情绪性回应的竞争性假设,1954—1960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相符,1960—1962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不符,表明情绪性回应的解释忽视了衰落大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难以解释其在精英分裂状态下放弃回应地位危机的现象。关于战略性回应的竞争性假设,1954—1958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不符,1958—1962年间的案例事实与理论预期相符,表明战略性回应的解释主要是应然层面的政策方案,虽然常常在经历漫长挫败的衰落大国身上应验,但并不能在实然层面较好地解释遭遇地位危机初期的国家行为。^①

(六) 辅助案例

超越前文的法国案例,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对于更大时空范围内的类似经验现象也具有一定解释力。由于法国对殖民大国地位危机的回应烈度处于不断降低的趋势,难以排除预防性回应和情绪性回应这两种竞争性假设对于地位危机初期衰落大国行为的有效解释。下文将以委内瑞拉危机下的英国、两德统一进程下的苏联为辅助案例,证明当首要地位否认者保持

^① 限于文章篇幅,未能在文中体现基于竞争性假设的经验蕴含推导、针对竞争性假设的相符性检验过程,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战略重视姿态时,或者当衰落大国陷于国内精英分裂状态时,衰落大国可能在遭遇地位危机之初就做出温和回应甚至放弃回应的选择。

辅助案例 1:英国对拉丁美洲主导地位危机的回应(1895—1896 年)

自 1823 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宣言并逐步形成“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在美洲的影响力明显衰落。但英国凭借着强大的贸易中心地位和海上军事实力,仍然在拉丁美洲主导权上与美国不相上下。1895 年 7 月 20 日,针对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该边界纠纷进行仲裁,并援引“门罗主义”声称美国作为美洲大陆的“主人”有权采取单边行动。^① 这份措辞犀利的照会被英国视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相当于美国要求英国公开承认“门罗主义”的进一步扩展,英国若向美国妥协则意味着将拉丁美洲主导地位拱手相让。

在地位危机之下,英国的最初反应具有较为明显的愤怒情绪,首相索尔兹伯里(Marquess of Salisbury)在回复中强硬反驳了奥尔尼的说辞,质疑美国在英国与拉美国家的边界争端上有仲裁权,并指出美国的做法是对“门罗主义”的滥用。^② 而在回复美国前,英国海军已经遵命在英属圭亚那进行军事部署。对美愤怒仇视情绪在英国社会层面同样表现突出,《泰晤士报》称赞索尔兹伯里的表态十分及时,《圣詹姆士报》宣称“美国最好和英国一起让这些西班牙—印第安野蛮人守规矩”。^③ 然而,受美国战略重视型地位否认姿态以及本国精英分裂的影响,英国很快改变了最初的强硬态度,事实上放弃了对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的捍卫。

美国在委内瑞拉危机期间战略决心坚定,认为能否借此机会逼使英国承认美国的拉丁美洲主导地位意义重大,紧密关系到美国的荣誉与尊严,更

^① “Mr. Olney to Mr. Bayard,” July 20, 1895, FRUS, 1895, Part 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27>,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

^② “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November 26, 1895, FRUS, 1895, Part 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29>,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

^③ Nelson M. Blake, “Background of Cleveland’s Venezuelan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2, 1942, p. 271, 转引自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 1890—19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03 页。

事关美国领导层极为珍视的“门罗主义”的前景。1895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递交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完全适用于当前争端,即便美国深刻理解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也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抵制英国对委内瑞拉领土的侵占和管辖。在咨文结尾,克利夫兰还充满威胁意味地宣称:“虽然想象两个全球最大的英语国家展开竞争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没有哪种灾难能比美国屈从于错误与不公,从而丧失国家自尊和荣誉的后果更加严重。”^①随后,克利夫兰便授权组建边界调查委员会,还要求英国政府配合提供相关资料,美国海军也将三分之二的舰只集中到加勒比海地区。

在是否捍卫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的问题上,英国精英内部高度分裂。虽然部分精英拥护索尔兹伯里的立场并带头鼓动对美战争,但许多精英出于各种理由反对与美竞争地区主导权。一方面,英国此时面临来自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多重战略压力,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共和国发送贺电的“克鲁格电报事件”更是刺激着英国领导层的神经,使得不少英国精英倾向缓解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而英国在加拿大的防御相对脆弱,一旦开战英国将承受很大代价。^②具体表现上,在政坛仍有强大影响力的前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向英国政府施压,呼吁接受美国关于仲裁边界问题的要求。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多次发表演说以倡导同美国妥协,指出英美两国在情感和利益上相较其他国家有更紧密的联结。议会下院议长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和下院领袖贝尔福(Arthur J. Balfour)同样持相似主张,诸多议员和社会名流甚至直接向美国政府发出和平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呼声。^③

美国战略重视型的地位否认令英国决策层不得不慎重考虑危机走向,而索尔兹伯里内阁又被国内舆论指责要为当时紧张局势负责。于是,英国

^①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December 17, 1895, FRUS, 1895, Part 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26>,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11日。

^② 逢锐之:《权力结构与地区间大国危机的结局:地区间大国战和关系初探》,载《当代亚太》,2023年第3期,第63—66页。

^③ T. Boyle, “The Venezuela Crisis and the Liberal Opposition, 1895—189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0, No. 3, 1978, pp. 1185-1212.

主动对委内瑞拉危机降温,在 1896 年 1 月 11 日提出与美国谈判解决争端,不过还是希望在谈判中讨论“门罗主义”在此次争端中的适用性。在美国拒绝讨论“门罗主义”应用效力后,英国随即放弃这一请求,就此开始与美国谈判协商。^① 1897 年 1 月 11 日,英国同意将边界争端提交仲裁,象征着对“门罗主义”适用范围扩大的默许,也标志着英国从此放弃与美国争夺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由此案例可见,受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重视姿态和国内精英分裂状态的影响,即使是具有情绪性冲动的衰落大国,也可能在地位危机初期便选择放弃捍卫国际地位。

辅助案例 2:苏联对东欧地区主导地位危机的回应(1989—1990 年)

苏联在冷战中始终将对东欧地区的控制视为核心利益,为此还曾以“勃列日涅夫主义”限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执政后,一方面通过给东欧国家“松绑”来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等级制关系,另一方面主动提议从东欧撤出部分军队以争取美苏缓和,共同导致了苏联在东欧地区政治军事影响力的衰落。自 1989 年年中起,东德政府面临大量公民出走西德、各地示威游行不断的严峻局面,被迫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开放“柏林墙”。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于 11 月 8 日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在机会出现时联邦德国将希望实现统一。德国统一进程开启对苏联在东欧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冲击,而美国则扮演着推动该进程并借此彻底瓦解苏联地位的关键角色。

面对着迅疾变化的局势,苏联最初的反应带有鲜明的预防性思维,旨在利用当时尚存的较强影响力阻止德国统一进程,或至少将该进程控制到对自身地位危害最小的程度。“柏林墙”开放第二天,戈尔巴乔夫立刻向科尔传递口信,要求其以务实精神防止形势向复杂化和不稳定的方向发展。^② 同日,戈尔巴乔夫向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① “Mr. Bayard to Mr. Olney,” February 9, 1896, FRUS, 1895, Part 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32>,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2 日。

^② “Verbal Message from Mikhail Gorbachev to Helmut Kohl,” November 10, 198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verbal-message-mikhail-gorbachev-helmut-kohl>,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Margaret Thatcher)、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同时发出警告,称如果西德寻求否认两个德国共存的战后现实,那么将会给中东欧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混乱。^① 在12月初的马耳他峰会上,戈尔巴乔夫继续向布什宣扬其“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试图通过回归欧洲并推动“全欧进程”的外交攻势,让苏联尽可能保持在东欧地区的主导地位。^② 然而,受美国战略重视型地位否认姿态以及本国精英分裂的影响,苏联很难再坚持对地位危机的温和回应,不久便放弃对德国统一进程施加实质性影响。

美国布什政府将德国统一视为削弱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契机,坚决抵制苏联关于德国中立化或以替代性欧洲安全架构取代北约的方案。当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提出推动两德渐进式统一的“十点计划”后,美国迅速决定予以支持,布什继而在12月4日与科尔的会面中详细阐述了促使苏联撤军以实现两德统一的具体措施。^③ 针对苏联提议的统一后德国中立化问题,布什在1990年2月13日的通话中力挺科尔的立场。^④ 在2月24日与科尔的会谈中,布什更是明确提出,让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之中至关重要,且美国打算继续在德国驻军。^⑤ 为了诱导苏联让步,国务卿贝克(James A.

^① “Verbal Message from Mikhail Gorbachev to François Mitterrand, Margaret Thatcher and George Bush,” November 10, 1989,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verbal-message-mikhail-gorbachev-francois-mitterrand-margaret-thatcher-and-george-bush>,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② “Notes by A. S. Chernyaev,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George H. W. Bush at Malta Summit,” December 2, 1989,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notes-s-chernyaev-record-conversation-between-mikhail-gorbachev-and-george-h-w-bush-malta>,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③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著,胡发贵等译:《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④ “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elephone Call from Chancellor Helmut Koh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ebruary 13, 1990,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memorandum-telephone-conversation-telephone-call-chancellor-helmut-kohl-federal-republic>,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⑤ “Meeting with Helmut Kohl, Chancell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ebruary 24, 1990,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90-02-24--Kohl.pdf>,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Baker III)、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Robert Gates)等美国高级官员在对苏谈判中多次做出北约不会东扩的非正式承诺。^①此外,美国还向苏联强调北约淡化军事色彩的联盟转型前景,宣称会努力与苏联一道强化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欧洲安全秩序上的角色,以换取苏联接受德国统一的美国方案。^②

在是否捍卫东欧地区主导地位的问题上,苏联精英内部高度分裂。以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为代表的传统派坚持苏联应保持对东德及东欧诸国改革的控制力,主张更加强硬地捍卫苏联的主导地位。身为苏共党内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还宣称,不是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对东欧事态的演变轨迹感到高兴。^③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则强调西化的彻底变革,完全无视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将苏联在国内国际的多重困境归因为传统派的固执守旧,并借此不断向苏共中央的权威发起挑战,使其在苏联社会中积累起更大的民望。为了减轻国内政治危机、巩固自身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愈发看重未来德国经济援助和美国政治支持的作用,逐渐将以妥协换取西方友善看作胜于护持苏联国际地位的政策选项。

美国战略重视型的地位否认令苏联最初的温和抗争收效甚微,严峻的国内政治危机则使戈尔巴乔夫难以继续扮演阻止德国统一的角色。在1990年7月2日至13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成功让主张强硬东欧政策的传统派精英边缘化,随后便在7月16日公开声明允许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④随着德国统一进程被纳入美国战略轨道,苏联就此放弃了对这场地位危机的回应。由此案例可见,受首要地位否认者战略重视姿态和国内精英分裂状态的影响,即使是展现预防性思维的衰落大国,也可能在地

^①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son, “Deal or No Dea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U. S. Offer to Limit NATO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4, 2016, pp. 22-25.

^② Ibid, pp. 28-32.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 for Wednesday, 24 January 1990,” January 24, 1990,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national-intelligence-daily-wednesday-24-january-1990>,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5日。

^④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 for Tuesday, 17 July 1990,” July 17, 1990, CWIHP,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national-intelligence-daily-tuesday-17-july-1990>,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5日。

位危机初期便选择放弃捍卫国际地位。

五、结论

经实证检验可知,衰落大国对地位危机的回应并不完全由预防性动机、情绪性动因或战略性思维所主导,而很可能是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内国际现实情境变化所采取的灵活权变。以国内精英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程度、首要地位否认者对衰落大国的战略姿态为自变量,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能够有效揭示地位危机面前衰落大国差异化表现之因。当国内精英具有捍卫国际地位的共识时,衰落大国更可能在首要地位否认者怀有战略轻视姿态的情况下选择激烈回应地位危机,在首要地位否认者保持战略重视姿态的情况下选择温和回应地位危机。当国内精英在是否捍卫国际地位的问题上陷于分裂状态时,衰落大国则更可能放弃回应地位危机,接受在该领域国际地位的大幅下降,甚至最终丧失优势地位。

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有助于在地位危机视域下理解近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选择。面对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的前景,以及美国无意与俄罗斯就北约继续东扩问题谈判的现实,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危机日益严峻。^① 在国内政治层面,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近年来在捍卫后苏联空间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具有高度精英共识,亲近西方的精英已难以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实质影响。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拜登政府基于对华竞争的战略优先排序及对俄客观军事实力的战略评估,在拒不承认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同时,明显对其持有战略轻视姿态,并不担忧激怒俄罗斯的后果,甚至预先明确表示不会军事介入可能出现的乌克兰战事。^② 在国内精英共识与外界战略轻视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背景下,如权变性回应的解释框架预期,普京更倾向于激烈回应俄罗斯面临的地位危机,具体表现为其主动

^① 吴文成:《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5页;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54页。

^② 左希迎:《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5期,第1—9页;曾向红、陈明霞:《俄乌冲突前的外交谈判与信息测试》,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121—161页。

发起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至于后续俄罗斯政策行为的演变轨迹,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罗斯的国内精英共识能否长期维持,以及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轻视是否会发生改变。

通过将国内政治因素带回国际地位研究,并细致区分外界地位否认的不同类型,有利于丰富关于衰落大国回应地位危机的行为多样性的理解。当然,本文对于回应方式差异的研究尚无法关照到衰落大国行为多样性的全部图景,未来的研究还可从国家衰落程度、所涉议题性质、国内政体类型等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衰落大国具体回应策略和回应后果的差异。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衰落大国在地位危机之下的激烈抗争尽管常见,但绝非必然;当今世界政治热点尽管能为地位研究提供最新的注解,但也容易让一些未必准确的流行论断抹杀地位政治的复杂性。国际地位研究富有潜在价值的方向或许在于超越诸如“地位否认诱发国际冲突”这种过于简化的决定论,更多探寻导致相近条件下国家地位政治行为出现差异化现象的影响因素和因果机制。